

草木蔓发 春山可望

○秦 骏

风遥遥相对,各自霜枝傲立,御风而行。

山高不过百米,方圆不足十里,地势高阜,两座并列的土丘,仿佛两只展翅欲飞的凤凰,故而得名“二凤山”。素有“袖珍九华”之美誉的天长护国寺,就坐落在二凤山望城冈。迄今为止,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,始建于唐朝,原址西门老街,曾易名天后宫、护国庵。重建于清同治四年。公元一九八七年重修,赵朴初先生题写寺名。

护国寺是一座园林式庙宇,“二贤堂”端居于其核心部位,占地两百多平方米,里面陈列着歌颂一代名相包拯、大孝子朱寿昌的诗词,以及楹联和书画等。当年,天长是包拯的首任之地,这里一直流传着其任天长县令“智断牛舌案”的故事,以及妇孺皆知的“二十四孝”之一的“弃官寻母”的千古佳话。旅居台湾的天长籍著名诗人、书法家郭荣昌先生欣然命笔:“包县令铁面青天清誉高日月,朱乡贤辞官寻母孝名垂古今。”

小而美,开门来

人声鼎沸,市烟纷蒸。不同于北京八大处的庙会,天长庙会的游客和祈福的民众,他们不是来自五湖四海,大多数来自江浙沪和皖东周边县市。

不知道是庙会带火了天长周边人气,还是天长周边的人气带火了庙会。小而美,大而全。与护国寺一箭之地,南接小家碧玉的“口袋公园”,“钻石玉绕”的全民健身中心一场一馆,以及“茉莉芬芳”的文化艺术中心;北邻集吃住游玩于一体的广场商业圈,“书香百年”的民国藏书楼,历经明清等朝代的天长古城墙遗址“崇本门”。半径一公里之内环绕着红草湖、胭脂山、西月城、护城河和滨河公园等众多公园,百步见绿,五百米见游园。亭台、水榭、长廊、城市绿道,游乐场、小游船、观景画舫和一批健身休闲设施也应运而生。“城在景中,景在城中”,陶醉其间,沉浸于城市绿肺,天然氧吧,四时之景不同,为市民幸福“加码”。

人们把日子过成了画。孩子们兴高采烈地耍着滑滑梯,跷跷板,成年人则引体向上的器械上奋力提膝。体育+科技,高端大气,装备完善,百姓健身房搬到了室外,延伸了全民健身

的“幸福半径”。附近还配备了公厕、巨型遮阳(雨)棚,市民通过手机小程序,不仅可迅速掌握各项体质测试,还可以查询“运动处方”,既方便又快捷。

看花人,倾耳听

春风不语,即随本心。“一半在土里安祥,一半在风里飞扬”,作家三毛如是说。三毛对玉兰花有着别样的情感,而市民T女士,是一名油田工人,她出生于肥东,入住天长快二十年了,每年初春时节,她都要来护国寺,看一看大殿背后的那株白玉兰,总少不了与“君”留影。又逢今年花期,T女士一刻不敢怠慢,在她看来“看一场花事,等一位故人”,所有的期待都是久别重逢。

乱花渐欲迷人眼。其实,此际最能够打动人的,是花开的声音,在“蒹葭满地芦芽短”的红草湖,在“春江水暖鸭先知”的川桥河景观带,人们微闭双眼,侧耳倾听,紫薇、樱花、海棠……欣欣然,你追我赶,互不相让。

春光已驻,游人如织。红男绿女,或三三两两,或成群结伴,谁也不愿错过,谁也不愿辜负。不可否认,来赶庙会者,有的是来看热闹的,有的是来看大戏的。扬剧,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剧种,已根植于天长人的内心深处。男女老幼纷纷聚拢向戏台,只为一睹名家名角的风采。没过一会儿,戏台前便迅速聚集了千余人,数千人……

市民李先生一家四世同堂,他很细心地将坐在轮椅上的耄耋老人,推到戏台的“显眼处”,在儿孙们的簇拥下,津津有味地看着正在上演的大型古装戏《分裙记》。据李先生介绍,老人是自己的父亲,年轻时,就是一名铁杆戏迷,平时还喜欢哼上一两段《五更里》《方脚羞姑》和《王瞎子算命》。老人手头上还有一个旧式笔记本,上面密密麻麻记满了字,谁主演过啥角色,谁擅长扮演“花脸”、青衣、小丑、武生,濮玉清、李开敏、姚恭林、苏春芳、杨国斌等一批名家名角的名字悉数在册,如数家珍。庙会的第五天,戏台唱戏也唱了五天,每天上下午各一场,老人家每天抢先占好位子,一场戏也舍不得错过。

安顿好老人,一旁的外孙女琳琳,此时此刻,她还惦记着五颜六色的风筝摊位,缠着要一只和哥哥一模一样的“蜻蜓”。老李乐呵呵地对琳

琳说:“买买买,马上到你爷爷奶奶那里报账。”

食为天,滋味长

《人间食单》的作者王干先生,曾撰文发问:“在哪儿吃?家里太烦。排挡,太乱。酒店,一般。”在此,斗胆给先生“支招”——“来天长天发吧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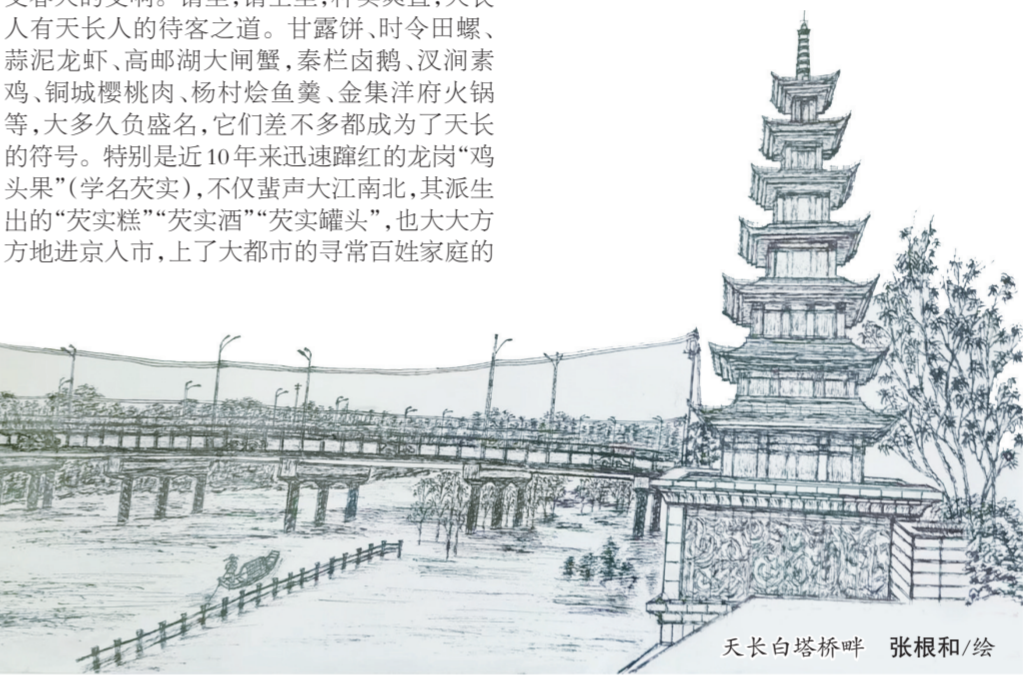
踏遍千山万水,最忆儿时味道。闲步于小吃长廊,有一种味道似曾相识,又那么地刻骨铭心。不仅仅是因为它经济实惠,而且它的确确切勾起人们对过去时光的留恋。没错,它就是孩提时代心心念念的“油端子”。“油端子”的制作工艺并不复杂,将面粉加水调成糊状,少许倒入圆形勺中,加入白萝卜丝、肉馅和葱花,再覆以面糊油炸,在“无论身居何处,年过几何,吃过什么佳肴野蕈,品过怎样海味山珍,但儿时的“油端子”,却一直不曾忘记。

上有苏杭,下有天长。“鱼米之乡”的天长,襟江带湖,地腴物阜。一位不知姓名的美食家曾经这样形容:吃饺子是舌尖上的“舞蹈”,推而广之,享用酸辣鲜香的天长美食,就像是一支春天的交响。请坐,请上坐,朴实爽直,天长人有天长人的待客之道。甘露饼、时令田螺、蒜泥龙虾、高邮湖大闸蟹,秦栏卤鹅,汉涧素鸡、铜城樱桃肉、杨村烩鱼羹、金集洋府火锅等,大多久负盛名,它们差不多都成为了天长的符号。特别是近10年来迅速蹿红的龙岗“鸡头果”(学名芡实),不仅蜚声大江南北,其派生出的“芡实糕”“芡实酒”“芡实罐头”,也大大方方地进入京入市,上了大都市的寻常百姓家家庭的

餐桌。《本草经百种录》:“鸡头实,甘淡,得土之正味,乃脾胃之药也。”

说起甘露饼,还有一个小故事:久居江南的一位滁州作家,一次偶然的机会,她从美食群里得知,天长有种美食:形同玉璧,洁白无瑕,层层叠叠,宛如绽放的牡丹。既好看又好吃,而且另外还有一个悦耳的名字——状元饼。传说与晚清皖东唯一的状元、天长龙岗人戴兰芬有关,只是素未谋面,不知其味。后朋友从天长捎来了几盒,果真百闻不如一见,齿颊留香之余意犹未尽,为此,她还专门撰写了一篇《天长甘露饼》的美文。黄山一位文友见报后,几经转折也网购了几大盒,割爱分她一半,让她美美地享用了好一阵子。据说,在已出版的《二十四节气里的滁州味道》里,也可以读到有关甘露饼的文章。

结语:稼禾尽观,灯火可亲。此时此刻,置身于千年古刹的制高点——怡然亭,凭栏远眺,胭脂之麓的千秋亭,把酒临风,素心可鉴。吴头楚尾,“花县”天长。始于泱泱大唐,承载着—代君王的远大梦想。与闻其盛,寻了三年春天,原来在小城的笔端,近在咫尺,又随处相见。向水而生,归来无恙。



天长白塔桥畔 张根和/绘

秦皇塘

○周惟熙

嬴政,秦始皇,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中央集权封建帝国的创立者,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使用“皇帝”称号的君王。明代思想家李贽赞誉他为“千古一帝”。他“奋六世之余烈,振长策而御宇内,吞二周而亡诸侯,履至尊而制六合”,统一了全国,结束了诸侯纷争的混乱局面。他制定的许多制度,如废除分封制,实行郡县制,车同轨,书同文,统一度量衡,开辟驿道等等,被后代王朝遵循,有的一直沿用到今天,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。

登基后,他五次巡游天下,“示强威,服海内”,留下许多遗迹,让后人遐思。他虽然离开人世两千多年了,但他的诸多遗迹,至今仍然是我们宝贵的遗产。

在十二年的皇帝生涯中,他跑遍了大半个中国,全国46个郡,他的足迹踏过38个。公元前210年,秦始皇第五次出巡,“上会稽,祭大禹”(《史记》)。归途中,“始皇东游自江乘渡江”(元)《(至正)金陵新志》。江乘,今天的南京。过江后,经过滁州向北到琅琊郡(临沂)。《一统志》上说,他在滁州留下了三处遗迹:皇道山、秦王拖锹岭、秦皇塘。明清的滁州志书也都有记载。

四十年前,我读到[光绪]《滁州志》,跑过许多地方实地查看。那时,我曾特地骑车去探查过滁州来安交界处的皇道山。如今,乘着秋高气爽,我再次去探寻一下秦始皇遗迹。这次,我要去秦皇塘。

《滁阳志》说,“秦皇塘,在州东五里,周三里。”周长三里,那是个很大的塘了。要知道,那时候“菱溪塘,在州东七里”,才“周一百三十丈”(《滁阳志》)。州东五里,那是在滁东乡,在东营房西围墙外。三十几年前,这里属于沙岗大队靶场生产队。我有一个学生担任过沙岗大队书记好多年,他家我去过。附近村庄还住着我的好多亲戚,那一带我是经常去的。

我是怎么知道这个位置的呢?靠采访。有一年过年,许多亲戚在团山的张圩团聚,有老人有年轻人。那里距离靶场不远。我特地问他们,秦皇塘在哪?他们七嘴八舌,一致告诉我,就在靶场

水坝。到坝上去看看却要绕远路,因为路南一大片土地被围上了,听说在这里要修建一座娱乐场所。我不死心,绕了一会,还是绕进去了。刚平整过的土地罩着纱网,大约是怕尘土飞扬吧。踏着纱网走过去,我到了水坝旁边。这里也有告示牌,上面写着“沙岗水库”,小二级水库,建于1958年。大坝大约最近重修过,因为坝身和旁边的小屋都很新。大坝的闸没有关严,一道细小的流水从闸底流出,在阳光下银光闪闪。

再向南不远,秦皇塘的水转为暗河,静静地穿过金山路,最终在西方寺流入清流河。

淮河西路路南这一片现在开发了,利用了老龙洼南边的一小段。景区里有水,就活了。那路北的水面呢?那里水面更大更长更广阔,是老龙洼的主体,可以利用的地方更多,什么时候开发呢?开发以后,冠上秦始皇的名字,加上一段说明,那一定会火。



淮西路大桥下的老龙洼

那藏身在秦皇陵里面的祖龙,会有怎样感受呢?千年铁树会开花,遗迹千年放彩霞。同是炎黄后代人,后茬胜过前一茬。

老龙洼、秦皇塘、秦王拖锹岭、皇道山,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,滁州有哪里的景物历史有它悠久呢?我们修复了唐宋明清的建筑,修复了民国时期的建筑,对这个最古老的遗迹,秦始皇的遗迹,该如何开发利用呢?

我们滁州的历史久远啊。

滁州地名故事

军吴家

○张汝奎

军吴家在凤阳县县城正南,与考城一山之隔。那山叫大横山和小横山,两山之间形成一个山口,叫横山口。是古代合肥经怀远进京的官马大道。

我小时候知道军吴家,是听到的。为什么这样说呢?因为在家里天天都能听到从南山传来阵阵的号角声,听大人们说那就是军吴家的牛角号。

少年时,秋天到南山摘山枣,当爬到马山山顶往南望去,有一个村庄很特殊,黑压压的村庄树木周围能隐隐约约看到环村庄而建的石头围子。军吴家的石头围子在山南北都很出名,虽然是在山上看到的,但心中有了直观的印象。

参加工作后,也许和军吴家有缘,我曾经先后三次到官塘乡工作过,与军吴家开始了近距离接触。20世纪70年代,我还在军吴家教了三年书,认识了许多乡亲。军吴家民风淳朴、勤劳善良,在军吴家工作期间,我和他们结下了深厚友谊。

军吴家是一个有军户背景的村庄。村中居民基本是由单一的吴姓组成,只有极少外姓。据军吴家自述,他们的祖先是清初吴三桂的后裔充军发配到这个地方的,现已传十几代,人口过千。他们是否是吴三桂后裔充军来此屯田,不追其究,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,这个村庄吴姓是军户身份毋庸置疑。尤其是村庄带“军”字开头的,基本都是属于军户。

军户不受地方管辖,是由兵部管理。来到军吴家你会发现,这里处处充满了军户文化。上面提到的军吴家石头围子,就是一个明显的迹象。我们山南山北这么多村庄,没有一个村庄有军吴家这样规模、这样壮观的石头围子。军吴家在本地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村庄,只能算得上一个中等村庄,而它的石头围子是山南山北最大的。过去匪患猖獗,尤其大河西的武装土匪横行于淮河两岸,许多集镇和村庄深受其害,但是这些土匪经过军吴家时,看到如此壁垒森严的围子,都望而却步。

军吴家的围子设有东西南北四个围门,东门是主围门。东围门不是面向东开,

而是在东围墙开了一个面向北的大围门。东围墙在这里形成了一个错位,围门就开在这里,类似城门的瓮城,以便于瞭望与防御。而且圩子外面是宽阔的圩沟,形成水旱两道圩子。

军吴家也是山南山北唯一放官牛的村庄,早晨牛信吹起牛角号,每家每户就把自家的牛“额上头”放出,牛自己来到大巷,成群结队沿着上山的官牛路到山上吃草。傍晚牛信再次吹起下山的牛角号,牛又自动沿着山路回到庄子里,再由各家牵回家中。

军吴家的石匠也很出名,清代考城街上有钱人家的“趟子墙”都是军吴家石工修建的,据说军吴家石工是在军队施工中带回的石工技术。

我的老友吴绍泰先生是军吴家人,和他谈起军吴家军户话题时,他介绍说:“不光从围子和石工能看到我们的军户文化,就是一些生活细节也有和其他村庄所不同的地方。例如,我们家的大锄把和其他村庄都不一样,一般的大锄把是齐头的,而我们家的大锄把是尖头的,为什么是尖头的呢?就是一旦形势需要,就可以把锄头蹲下来,在另一头安上红缨枪,就是武器。在清代,我们家的扁担也和其他村庄不一样,我们家扁担两头都包有三角铁器,它既是扁担,也是随时可以作为武器使用的。”

军吴家作为军户的确有许多与周边村庄不一样的地方,不然怎么会带个“军”字呢?



天长市滨河公园东门段景点一角 张根和/绘

春到人间草木知。

难熬的三年岁月趋于恒定,皆已释然。三年后的春天,绿窗明月,耳目一新,在时序运转中慢慢铺展开来。

望城冈,稼禾恋

白塔河水,流经古城,流经良田万顷,碧水春风。每一位天长人对这条母亲河,都有着难以言说的情感。悠悠白塔,矗立经年。古往今来,与塔关联的不仅有河流、湖泊,还有寺院。白塔河畔,汉韵悠然的玲珑宝塔,与二凤山望城

沙岗水库大堤看淮西路大桥

